



过时的爱情

束 为 著
苏 光 等 插 图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过时的爱情

宋 为 著

苏 光 等 图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七年·太原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束为同志的三个短篇小说，都是受到广大讀者热烈欢迎的好作品。

“过时的爱情”描写一个农村姑娘的不幸遭遇，寄予了深切的同情；对于道德败坏的分子，提出了有力地控訴。小說的情节深刻动人，人物逼真，文字优美、洗煉。

“难忘的印象”刻划出一位坚强的共产党员的形象。这是一位战争中失去了双手的县委书记，在战后的日子里，他頑强地战胜了一切困难，学会了有双手的人所能作的一切事情。他待人亲切热情，工作兢兢业业，又是那么的乐观、风趣。作者以充沛的情感，衷心的敬爱，歌颂着这样一位优秀的人物。

“缺粮戶”反映出农村中早已存在着的思想缺粮問題，揭穿了假缺粮戶的內幕，暴露了坏分子的不法行为。作品对向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，有现实意义。

过 时 的 爱 情

束 为 著
苏 光 等 插 图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（太原并州西街十三号）
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晋出字第2号
太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山西分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• 1 $\frac{1}{4}$ 印張 • 26,000字

一九五七年九月第 一 版
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太原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18,096册

統一书号：10088·108

定 价：一 角 三 分

目 录

过时的爱情.....	(1)
难忘的印象.....	(20)
缺粮户.....	(31)

过时的爱情

白秀云结婚了。这位农家出身的女儿，找到这样一个称心如意的丈夫，高兴地不得了，羞怯的微笑常常挂在脸上。年轻的伙伴们又是羡慕她，又是嫉妒她。然而，这一切，无论是羡慕或嫉妒，在她心里引起的是一阵又一阵的甜丝丝的滋味。她本来不爱多说话，听着别人当面品长论短，越发无话可说，只好笑嘻嘻地走开。

年青的姑娘们在背后喊叫起来了：

“白秀云找了个好对象，连话也不对咱们说了。”

“看！高兴的不知道迈那条腿了。”

“看！看！两只胳膊甩的也不对了。”

看吧！白秀云听着背后的喊声，步伐越走越乱，越走越别扭，真的不会走路了。说走不象走，说跑不象跑，连她自己也觉得这几步走不象话，干脆停了脚步，扭转身，向着背后的人们说了两声“讨厌”，才扭扭妮妮地走开。回到家里，一个人坐到炕上，面对着挂在墙上的结婚照片，回味着刚才人们的羡慕和嫉妒的言语，悄悄地笑出声来。象她这样一个贫农家的女儿，能够和一个县上的干部结婚，真是梦想不到的。她所得到的已经超过了她所希望的了。真的，她还

沒有來得及認真地、仔細地想想自己的終身大事，幸福已經來到身邊了。根據她自己的記憶，六、七歲的時候，別人家的孩子早已上學了，她却拿個小鋤，赤着腳，跟她爹她媽上地勞動。至於衣服，那也不過能夠遮羞罷了。這些事情已經記不清楚了。使她至今不忘的是南瓜和苦菜。那時候，她恨透了那些吃不完的南瓜和苦菜，卻又時刻想念着那些南瓜和苦味。現在，過了將近二十個年頭，想起來，還有一種苦味，還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情。在這城市里，雖然買不到苦菜，偶而也買幾個南瓜，吃起來又綿又甜。可是，當時的味道和現在完全不同，既不感覺甜又不感覺綿，只不過是為了活命罷了。一直到十來歲，她們的家乡建立了根據地，她才熬出了苦日子，爹媽送她進了小學。她常常對爹媽說，小學畢業以後還要考中學呢！可是，剛剛小學畢業，一個名叫張群的縣幹部愛上了她。這個下鄉工作的張群，每逢到白家溝工作，總是住在白秀云的家里，並且和她家的人在一起吃飯。年長了日久了，張群纏住白秀云不放。白秀云真是又驚又喜，不知道該怎樣才好。最初的一吻，使她終生難忘，也使她成人了，有了主張了。

“咱們結了婚，可要叫我考中學。”

“當然，只要你有決心，中學畢業以後我還幫助你考大學呢！現在全國馬上就要解放了，等到下了平川，進了大城市，自然要享兩天福，考大學並不困難。”

“你可不要騙我。”

“這是什麼話！能騙自己的愛人嗎？你念中學、念大學，對我有啥坏处。我自己只念完高中，沒有考大學，還有些後悔呢！”

“你說話可要算數。要騙我，我可不答應。”

“真是個傻孩子。來來來，我幫助你復習算術。”

白秀雲看着張群的那付誠懇的面孔，听了張群的誠懇的答復，已經放心了。他當然不會騙自己的愛人。可是，還要再追問幾句：“你要騙我，我可要給你鬧騰啦！”

“對，鬧騰。我要說謊，好好給我鬧騰，每天打我的嘴巴。”張群牽起白秀雲的手照自己的臉上輕輕地打了一巴掌，繼續說：“我要變了心，就這樣打我的耳光。”

白秀雲說：“就這樣輕輕地打可不行，我可要狠狠地打哩！”

“對。狠狠地打，越狠越好。”張群牽起白秀雲的手又要打自己的臉，白秀雲趕緊把手抽回去了。

“你這人真是死心眼，你舍得打自己，我還舍不得呢。”

兩個人总是在一根弦上彈來彈去，情投意合，再也沒有話可說了。於是兩個人打手背，就象三年級的小學生一樣。真是快樂極了。

可是，老倆口却有自己的心事。一切都很滿意。自己的閨女十七大八，長大成人了。要人樣，有人樣，要伶俐有伶俐。俗話說，女大是人家的人，早晚也是要出嫁的。張群那後生，更是沒話可說。無論說到那裏，都比自己的閨女要強。論人才，端端正正。論地位，縣上的秘書，年紀才二十五歲，也相當。至於為人，去冬土地改革的時候，在村里工作了一冬天，又正直，又公道。村里哪個人不說個好字。有了空，不是看書就是寫字。寫寫算算更是不用說了。對於窮苦人，就象對待自己的親人一樣，恨不得一下子幫助窮人翻過身來，再不受地主的壓迫，有吃穿過好光景。如果硬要找他的缺點，從來不發脾氣也許算是缺點，因為不發脾氣的青年人實在是不多啊！這樣一個年輕人愛了自己的閨女，真是

百里挑一，很不容易啊！錯過机会，要后悔的，村里有好几个姑娘正在追張群呢！可是，張群除了对白秀云好以外，決不和別的姑娘来往。頂多也不过在她們面前說几句笑話。老俩口盘算来盘算去，这桩婚事，真象是天配姻緣，再好不过了。只有一件事，苦了老俩口，張群不是本地人。老俩口在前几年就有了打算的，找一个本地人，頂好找一个本村人，将来老了，也有人照顧。老俩口只有这么一个閨女，跟上外路人走了，就如同断了綫的风筝，再也抓不回来了。可是，張群实实在在是个好后生啊！于是，老俩口把自己的心事告訴了白秀云，叫自己的閨女拿主意。

白秀云說：“媽，外路人也沒有关系呀！咱們本地干部不是也調走了很多嗎，本地的閨女和外路人結婚的也不少呢！”

媽媽說：“孩子，我只有你一个閨女呀！”

白秀云說：“媽媽，結了婚也不一定就走啊！就算将来走了，全国也解放了，交通也很方便，一月半月給家里寄封信，回家看看也很方便。張群說，将来調出去，安下家，还要接爹媽出去住呢！”

媽媽說：“孩子，那可不行。我从小就住在这里，可离不开这个家。”

秀云为难极了。結了婚，真的調出去，丟下爹媽，那怎么能行呢！放走張群更不行啊！她的心已經定了，連点活動勁头也沒有了。她真想哭一場。左思右想，沒有办法，不知不觉，已經是眼泪花花了。

“媽，張群对我可好哩！”

媽媽說：“我知道，那是个好孩子。你离开我，我不放心。”

“你放心吧，媽，他不會錯待我的。”

媽媽長出了一口氣，說：“他要是真心實意，就跟上他吧！只要我孩子高興，信的過他，能過一輩子好生活，不要管俺老倆口，我們在本鄉本土，又是新社會，總是有法過的。”

秀雲有些高興了，說：“媽，張群走不走還不一定，也許上級不調他走哩！”

秀雲爹沉默了好半天，現在說話了：“小雲，現在大隊人馬都往外調，張群又是外路人，在這裡還能呆長久了？往外調也不要緊，有一天，你跟上張群到了外地，不要忘了你爹你媽，隔上一年半載給家寄封信就行了。”

白秀雲真是又難過又高興。不過困難終於解決了。

他們在暑假中結婚了。結婚以後的生活，使得白秀雲渾身都是力量，精神格外好。張群幫助她學習，經常熬到半夜，白秀雲決不打瞌睡。有時候，張群打瞌睡了，白秀雲還給他画眼鏡呢。就是張群到縣上去開會，騰下她一個人的時候，精神也很好。有時沒事到她的鄰居家串門子，那些年輕的姑娘們說，白秀雲結婚以後比以前更漂亮了。白秀雲回家以後，趕快站到鏡子跟前，左看右看，啊！鏡子里姑娘是誰？漫長的臉蛋，紅紅的臉頰，笑一笑，嘴邊有酒渦的那個姑娘是誰？黑頭髮，扎兩個辮子的姑娘是誰？弯弯的眉，眯着眼的那個姑娘是誰？“這就是我媽？”白秀雲好像不認識鏡子里邊的人了，忽然，想起來了：“啊！就是我，真比以前漂亮了。”她正在仔細地看她自己的變化，鏡子里忽然出現了一個男人的臉，偏分頭，剛理過髮，瘦長臉，一雙滴溜溜的大眼睛。這人笑嘻嘻地對着鏡子里的姑娘親了一下。白秀



“你一个人走嗎？”

“你也走，你的工作也分配好了。”

苏 光 图

云喊了一声，轉过身来，原来是張群站在自己的面前。

白秀云惊慌地說：“真把人吓死了。”

張群一本正經的說：“秀云，我对你說个紧要事，組織上調我到新解放区，我就要走了。”

“你一个人走嗎？”

“不。你也走。你的工作也分配好了。”

“甚么时候走？”

“明天就走。”

明天大队路过这里，和大队一齐走。”

“我們結婚还不到一个月，就要走了。真倒霉，考中学的事怎么办？”

“到城市再考，現在不行了。形势发展很快，現在的中学生，大批大批的調出来参加工作，留在这里也考不成了。”

張群要走的消息，使白秀云的媽媽大吃一惊。她慌慌乱乱的給秀云拾掇衣服和行李。翻箱倒柜弄的滿炕都是东西。



苏光图

嘴里还嘟囔着，这也找不见了，那也寻不到了。秀云爹告他说，张群还没有吃午饭，下午收拾行李也误不了事，她这才丢下炕上的东西，赶快给张群做饭。要做最好的饭给他女婿吃，在农村，白面、鸡蛋就是最好的东西，都拿出来了，等到她做好饭，张群端起碗来的时候，心里还在谋算给张群吃什么好东西。忽然，想起来了，她立刻吩咐秀云爹把那只叫明鸡杀了，下午给她女婿吃。她再也想不出什么好东西了。她现在对张群比她对女儿还要亲。一会就咸啦、淡啦，冷啦、热啦。当张群吃完饭喝开水的时候，秀云妈真想给开水碗里倒些香油。

秀云妈一夜没有合眼。午饭以后，一切都拾掇停当，秀云爹也把毛驴准备好了，他要送送他女儿。秀云妈拉住张群的手，说：“孩子，你们出去，要多来信。秀云年纪小，不懂事，你比她大要多照顾她。说错个一言半语的，也不要怪她。要担待她。”

秀云妈掉下了眼泪。秀云眼也红了。张群说了些宽心话：“大媽，到了地方一定来信。我一定要好好对待秀云。你老人家不要挂心。”大队人马过来了。秀云爹扶着秀云骑上牲口。秀云妈拉住张群的手，千嘱咐万嘱咐，最后又递给他一包吃的东西，眼望着他们上路了。秀云妈一直望着他们转过山脚，才走回家去。

二

生活给白秀云上了一课。念书的想法烟消云散了。然而，她却锻炼成一个优秀的打字员。入城后的第二年，她生了个女儿，两口子为了给他们的女儿起名字，讨论了好久，讨论的结果，暂时叫小云。大约过了二年，白秀云又生了一

个男孩子，仍然起了个暂时名字：小群。过了些时候，小云进了保育院。生活事务减少了，他们生活的很快乐。每逢星期六，張群亲自接小云回来。星期日亲自送小云去保育院。他是多么地爱他的儿女啊！有时候背上他的小云，抱着他的小群，前院后院去串。有时候，一个肩头坐一个，引的大家乱笑。这时候，白秀云总是批评張群：



“看那缺儿少女的样子，不怕人家笑话！”

張群满不在乎地说：“谁笑话？没有人笑话。”

張群几乎把他的钱全部花在他的儿女身上了。虽然小云的衣服由保育院供给，仍然给他的女儿买了花衣服，小群吃的又白又胖。房间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玩具，并且买了许多儿童书画。为了买这些东西，

“看那缺儿少女的样子……”

苏光图

白秀云总是顶他几句：

“这真是有钱没处花了。买这些书干什么，等他们能看懂的时候再买还迟吗！”

張群仍然继续买，并且满不在乎地说：“学习嘛！慢慢就看懂了。”本机关的人都羡慕他们的生活，这并不是羡慕

他們的儿女吃的好，穿的好，而是羡慕白秀云和張群两口生活的和睦。他們的工作搞的很好，家庭生活也很快乐。几乎没有发生过吵嘴的事情。虽然他們不在一个机关工作，下办公以后，只要看見白秀云，同时也就可以看到張群。張群成了白秀云的影子了。

然而，慢慢地，不知不觉地，他們的生活起了变化。張群現在有了单独宿舍，回家的次数大大减少了，最初，白秀云以为他的工作太忙，可是她每逢到張群的宿舍去的时候，发现他并没有工作。有一次在他的抽斗里发现了一张女人的照片，等她要仔細看看的时候，張群說那是一份履历表上的照片，搶过去了。还有几次，她发现他在写信，但是，不給她看，白秀云的心虽然結了个疙瘩，却不强去看他的信和照片。她还是相信她丈夫的。他們已經是两个儿女的父母了。而第三个孩子不久也就要出世。可是張群的行动，使她不得不留心她的丈夫，留心那个真心实意地爱过她的丈夫。張群对孩子冷淡了。有时訓他們，小群喊两声“爸爸”，他都不回答一声。偶然回答一声，却是說：“不要叫喚！”星期六不去接小云了。白秀云不得不自己去接。小云回来就找爸爸，白秀云說：“爸爸开会啦，开完会就来。”等到很晚了，还是不来，小云又問：“爸爸怎么还不来。”白秀云說：“天晚了，不回来了，咱們睡觉吧。”白秀云到張群的宿舍去，看見的是一付死板的面孔。渐渐地，白秀云从这种可怕的冷淡当中，經常感觉到自己的头上悬着一块沉重石头一样。一种难以敌抗的危險，威胁着她。常常睡不着。她有时自己問自己：有啥根据呢！一张照片，几封信，那能算是根据嗎？当然不能算作根据。自己的敏感罢了。可是突然从夢中醒来：他为甚么那样对待孩子呢！以前对孩子是非常亲

热的。为什么现在对我这样冷淡呢！以前是非常非常爱我的呀！千百遍的思想过了，得不到解答。她也想，不要什么解答也好，就这样拖下去也就算了。

白秀云多么想念他的妈妈啊！现在只有她的妈妈能够安慰她。她给妈妈写了一封信，说她很快又要生产了，叫她的妈妈快快来太原。自从发出这封信以后，她的心情稍微安定了一些。不再想别的事了。日日夜夜地等待她妈妈，盼望有一天，她的亲人坐在她的身边，无论怎样的危险也就不害怕了。可是她的妈妈还没有来到，她却就要生产了。半夜里叫醒了邻居大伙房管理员王青云老汉去找张群。张群从梦中醒来，听说白秀云要生孩子，不得不尽父亲的责任，于是来到白秀云的房里。

“怎么！又要生吗？”张群冷言冷语地问白秀云。

白秀云躺在媒姆的怀里，疼的直气喘，眉头上挂着大滴汗珠。

张群又问：“要不要去医院。”

王青云老汉简直要冒火了。他说：“不去医院怎么办？叫你干什么来了！”

张群仍然问白秀云：“现在就去医院吗？”

张群决不发脾气。这种脾气被他的上级再三表扬过，说张群态度温和，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。但是，王青云老汉却从这冷静中感觉到了残酷。他忍耐不住了，推着张群说：“赶快去雇车。东夹道三十号有三轮车工人。”

张群平心静气地说：“好吧！我就去雇车吧！”一等不来，再等还不来，白秀云再也不能等待了。媒姆要求王青云老汉赶快想办法。这可把王青云难住啦。他跑到大伙房里，本想叫几个炊事员，抬白秀云去医院的，可是，他看见库房

門口放着一輛黃包車，想起來了，這是昨天黑夜送黃瓜的黃包車，他馬上拉起黃包車把白秀雲送到了醫院里。一刻不停地進了產房，當王老漢正要抽煙的時候，一個孩子的哭聲傳到過道里來了。

“謝天謝地，沒有誤了事。”說罷，王老漢抽着了一根香煙。

一個護士從產房走出來的時候，王老漢悄悄地問：“是男是女？”

“男的。”

王老漢說：“真好。”他又點着一根香煙。

張群來到醫院的時候，已經天快明了。王老漢的氣早已消了，看見張群又有了一肚子氣。他追問道：“你怎麼才來？”

“沒有雇上三輪車。你們既然到醫院來了，我來也沒有用了。頭有些疼，回家躺了一小會。”

“我說你呀！你呀！真够數。老婆生孩子，你到不愧不忙。”王老漢想給他報個喜，於是變了個好聽的腔調說：“生了個男的。”

“男的女的還不是一樣的。”

王老漢真想搥他兩個耳光。心里一想，算了吧！給這種人生氣值不得。於是問：“你不進去看看，”

張群反問道：“人家叫進去嗎？”

“問問人家呀！”

“等一會吧！”張群不愧不忙地坐下了。坐了一會。他才慢吞吞的說：“王老伯，謝謝你吧！”

王青雲老漢不聽說“謝謝”還不生氣，一聽說“謝謝”反而動火了：“你現在才想起謝謝我。我叫秀雲謝謝我，不

要你謝謝我。”說罷，走了。

天明了。路灯已經熄了，馬路上的行人漸漸多了。王青云老汉回到家里，正碰上白秀云的媽媽，她剛才下車。媽媽聽說秀云生了个男孩，非常高兴。急着要去看秀云。連杯开水也沒有喝，王青云老汉就引着她去了医院。护士引他們到病房門口，王青云朝門里說：“秀云，你媽來看你。”秀云聽說媽來看她，那眼里霎时掉下泪来。她不愿意她媽媽看見她哭，立即把眼泪拭掉，說道：“王伯伯謝謝你啦！叫我媽进来吧！”媽媽走进去，拉着秀云的手，沒有說話就掉了眼泪。王青云老汉听不清她母女說了些什麼，只听见秀云媽問道：“張群来过嗎？”秀云說：“他沒有来，他工作太忙。”青云老汉想道，这个杂种，悄悄地跑了。

护士不允許她母女談話。媽媽只坐了一小会，就走出門来，和王青云老汉一齐回家去了。

白秀云在医院住了九天才出院。在这九天当中，她媽从小群的嫖娼口气里探听到一点消息。从青云老汉的口气里也能听出一些路道出来。房子里乱糟糟的，不象个过日子的人家。这些听来的言語，使她老人家心里不安。張群来过一两回，强打精神說了几句亲热的話。老岳母給他带来了紅枣，那时候，他住在白家沟的时候，最喜欢吃那里的紅枣。他还說：普天下的枣数黄河边的枣好吃。他說，枣树只有听见黄河的水声才能长又大又甜的枣子。現在他撿起一个枣子放进嘴里，好象吃进毒藥似的立刻吐出来，并且連声說：“这枣这么难吃。”老岳母陪了个笑臉說道：“給你过去吃的一样。我撿那又大又肉的带来的。”

話不投机，三言五語也就过去了。張群又轉了話題，說：“家里生活挺困难吧！”老岳母說：“不困难，家里只